

非常经典

许多人在评论《教父》时都说：“这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小说。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道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

教 父 (上)



[美国] 马里奥·普佐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教父(上)

(美国)马里奥·普佐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教父(上)

(美国)马里奥·普佐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 1920—1999)，美国作家。出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西区一个厨师的家庭，二战期间服过兵役，然后就在当时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他所著作的《教父》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美国黑暗的一面，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在1978年他发表了《愚人之死》，接下来的是《西西里岛》(1984)、《第四个K》(1991)。

马里奥·普佐还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作品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超人》、《地震》，当然还有著名的《教父》三步曲，因而也得到了电影学院的授予的最高奖项。在马里奥·普佐最后的几年，在 1997 年 5 月被 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评为 1996 度风云人物。

目 录

第一节	1
第二节	122
第三节	168
第四节	174
第五节	188
第六节	196
第七节	210
第八节	219
第九节	237
第十节	248
第十一节	275



第一节

亚美利哥·勃纳瑟拉在纽约第三刑事法庭坐着等待开庭，等待对曾经严重地伤害了他的女儿并企图侮辱他的女儿的罪犯实行法律制裁。

法官面容阴森可怕，卷起黑法衣的袖子，像是要对在法官席前面站着的两个年轻人加以严惩似的。他的表情在威严傲睨中显出了冷酷，但是，在这一切表面现象的下面，亚美利哥·勃纳瑟拉却感觉到法庭是在故弄玄虚，然而他还不能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行为同那些最堕落腐化的分子相似，”法官厉声地说。

“说得对！说得对！”亚美利哥·勃纳瑟拉心里这样想。“是禽兽！是禽兽！”那两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表示虔诚悔



恨，低垂着头，表示认罪。

法官继续宣判：“你们的行为很像山林里的野兽，但幸亏你们的兽欲没有伤害到那个可怜的姑娘，不然的话，我就要判你们坐二十年牢。”法官说到这里，把他那双特别引人注目的眼睛向着脸色灰黄的亚美利哥·勃纳瑟拉鬼鬼祟祟地眨了几下，然后俯视他面前的一大堆鉴定报告。他皱皱眉，耸耸肩，好像产生了一种违背他的本来愿望的信念。他接着又说：“但是，鉴于你们还年轻，鉴于你们历史清白，鉴于你们家庭体面，同时也鉴于法律的严肃性，不在于寻求报复，因此我判处你们在教养院禁闭三年，本判决将缓期执行。”

亚美利哥·勃纳瑟拉由于受过四十年的送葬职业的熏陶才没有把这种晴天霹雳的打击和这种无法忍受的仇恨形之于色。他那年轻美貌的女儿还躺在医院里，被打裂了的下腭骨用钢丝箍着，而现在这两个臭畜生竟逍遥法外！这场审判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闹剧。他打量着罪犯的父母聚拢在他们的宠儿的周围。哦，这会儿，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



喜笑颜开。

一股悲愤之气，又酸又苦，从勃纳瑟拉的心头涌到了喉咙，穿过紧咬着的牙齿的缝隙溢了出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白手绢，紧紧捂在自己的嘴巴上。他就这样站在那儿瞅着那两个年轻人从旁观席座位中间的过道迈着方步，优哉游哉地走了过来。趾高气扬，目光冷冰冰，嘴角笑眯眯，对他简直不屑一顾。他眼睁睁瞅着他们过去，忍着一言不发，把新手绢紧紧按在自己的嘴巴上。

那两个小畜生的父母，都同他差不多年纪，但衣着带有更多的美国风度，现在也走过来了。他们一个个向他晃了一眼，面部有点难为情的样子，但眼睛里却流露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洋洋得意的、盛气凌人的神色。

勃纳瑟拉实在忍无可忍了，把身子向着过道一倾，粗声粗气地吼了起来：“我已经流过泪了，你们将来也会像我一样流泪的——你们的儿子害得我流泪，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整得你们流泪！”

说着他用手绢擦眼泪。那两个年轻人又回头顺着过道



往回走。像是要保护他们的父母。被告辩护律师聚作一团，走在最后，催促他们的当事人快朝前走，并把那两个年轻人拦住。一个又高又大的法警急急忙忙走过来，堵住了勃纳瑟拉站的那一排座位的出口。不过，这是不必要的。

亚美利哥·勃纳瑟拉来到美国这几年一直奉公守法。他也因此吃了点甜头。这时，他的头脑给怒火烧得直冒烟，他的头骨被想买一支枪把那两个年轻人干掉的幻想折腾得嘎嘎作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沉住气，对他那个仍然蒙在鼓里的老婆说：“人家把我们愚弄了。”他说罢就打定了主意，也不惜一切代价了，“要出这口气，我们就得跪下求求考利昂老头子。”

在洛杉矶一家旅社的一套布置得金碧辉煌的房间里，约翰尼·方檀像一般当丈夫的人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不能自理。他有气无力地靠在红色长沙发上，手里拿着苏格兰威士忌酒瓶，直接凑在嘴上就喝起来。现在是后半夜四点钟，他醉醺醺地胡思乱想，等他那个婆娘一回来就把她干掉。要是这会儿回来，她性命肯定难保。现在他想去看看



前妻，问问自己的亲骨肉怎么样，但又觉得不是时候。想去看看他的朋友，可是因为他的事业现在急转直下，又感到难为情。想当年他要是后半夜四点钟去访问人家，人家会感到高兴，受宠若惊，但是现在他一去，人家就感到讨厌。过去，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约翰尼·方檀的突然来访，曾经使美国一些最吃香的女明星欣喜若狂。想到这些，他甚至忍不住要对自己嫣然一笑。

他正在对着酒瓶大喝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婆娘用钥匙开门，但他还是一个劲地喝，直到她走进屋子，站在他的眼前，他才放下酒瓶。在他看来，她还是那样，非常漂亮：天使般的脸面，深情的紫罗蓝色的眼睛，柔弱得有点娇嫩，但却美得达于极致的身段，在银幕上，她的美给强化了，神化了。全世界有亿万男人都爱上了玛葛特·娅希彤的这张脸。而且，花钱就是为了在银幕上看看这张脸。

“你刚才究竟是到哪儿去了？”约翰尼·方檀问道。

“在外面闲逛嘛，”她答道。

她以为他醉得不省人事了，但她估计错了。他从矮桌



那边扑过来，卡住她的喉咙。但是一挨近那张具有魔力的脸、那对可爱的紫罗蓝色的眼睛，他的怒气烟消云散了，他又心慈手软了。她看到他的拳头缩了回去，她又不识相地嬉皮笑脸地对着他。她怪声怪气地说：“约翰尼，别往脸上打，我正参加拍一部影片。”

她哈哈大笑。他握起拳头，对准她的胸膛，咚咚地捶起来：她栽倒在地板上，他扑在她的身上。她在呼呼地喘气，他嗅到了她呼出来的香气。他又用拳头在她两只胳膊上，两条大腿的嫩肉上，到处乱捶。他那股劲头，就像他还是十来岁的时候在纽约的打闹场捶打那些小不点的鼻涕邋遢的小子一样。打得痛，但不打落牙齿，也不打断鼻梁骨，总之不留下诸如此类破相的伤痕。

但是，他还是手下留情的，他下不了手啊。她朝他一个劲地格格地傻笑，她手脚伸展着躺在地板上……约翰尼·方檀站了起来，他痛恨这个躺在地板上的女人，但她的美却是一种有魔力的盾牌。玛葛特把身子向那边一滚，用一种舞蹈演员所特有的弹力，一跃而起，面对他站着。她像顽童



似的一面阴阳怪气地跳跳蹦蹦，一面哼哼唧唧地唱起来：“约翰尼压根儿没有打伤我，约翰尼压根儿没有打伤我。”然后，她板起美丽的面孔，以稍带悲凉的神态念了起来：“你这个可怜愚蠢的小杂种，像小流氓一样把我打得浑身疼痛。哼，约翰尼，你将来永远是一只想人非非的珍珠鸡，不会说话，光会咯咯咯地叫。你甚至谈情说爱也还像个小娃娃，你仍然以为凭你过去唱的那些歌就可以把女人骗到手。”

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又说：“可怜的约翰尼。再见，约翰尼。”

她走进卧室，接着他听到了她用钥匙开锁的声音。

约翰尼呆坐在地板上，双手捂住脸。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受了损伤而又束手无策的绝望之感把他压垮了。早年在街头流浪养成了一种死不回头的倔强劲，他凭着这股劲在好莱坞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出人头地。此刻，他还是凭着这股劲，振作精神抓起电话筒，叫一辆汽车送他到飞机场去。可以救他的也只有一个人。他要回纽约去。他要回头去找那个具有他所需要的力量和智慧、具有他仍然可以信赖得



过的友情的惟一的人——他的教父考利昂。

面包师傅纳佐林像他做的意大利式大面包一样，胀乎乎的却布满了硬皮，现在身上仍然沾满着面粉，愁眉苦脸地望着自己的老伴，那个已经可以结婚了的女儿卡丝琳，和他烤面包的助手恩佐。恩佐早已换上了他那件袖子上有绿字臂章的战俘衣，他现在担心这个场面会拖得他来不及赶到总督岛去汇报。作为成千上万个意大利俘虏之一的他，每天宣誓才能获得假释，在美国经济部门工作。他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生怕假释被撤销。因此，这会儿正在上演着的小喜剧，对他说来事关重大了。

纳佐林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已经玷辱了我的家庭吧？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知道美国就要把你这笨驴踢回你们那个西西里的到处是屎尿的村庄里去。我问问你是不是已经给了我女儿一个小包包，让她凭着那个来想念你？”

恩佐个儿很矮，却长得很结实，一只手按在胸口，像要流泪的样子，但话却说得有板有眼：“老人家，我对童贞圣母发誓：我绝对没有辜负您的好意。我是怀着满腔敬意爱



慕你女儿的，我是怀着满腔敬意向她求婚的。我明白我没有这样的权利，不过要是人家把我送回意大利的话，那我就再也无法回到美国来了，我就永远也不能够同卡丝琳结婚了。”

纳佐林的老伴斐洛宓娜则是开门见山。“别再这样愚蠢了，”她对自己胖乎乎的丈夫说。“你自己明白你应该干什么。把恩佐留在这儿，让他躲到咱们长岛的亲戚家去。”

卡丝琳在呜呜咽咽地哭着。她已经在发胖了，不怎么美了，而且上唇模模糊糊地生了一抹小胡子。她永远不可能找到像恩佐这样标致的丈夫了。

“我要到意大利去安家落户，”她冲着她的父亲大叫大嚷起来。“你要是不把恩佐留在这儿，我就要跑。”

纳佐林机敏地朝她瞥了一眼，他这个女儿却是个“热情奔放的人”。他早就看到过她在恩佐从她后面挤过去，把热乎乎的面包从炉子里取出来往柜台上的篮子里装的时候，就把她的大屁股趁机在恩佐的前面撞呀擦呀。纳佐林又想